

李元洛 著

彩笔昔曾干气象

——绝句之旅



李元洛 著

彩笔昔曾干气象

——
绝句之旅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彩笔昔曾干气象:绝句之旅/李元洛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
ISBN 978-7-02-010971-5

I. ①彩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绝句—诗歌欣赏—中国 IV. ①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09136 号

责任编辑 廉 萍

装帧设计 柳 泉

责任校对 刘佳佳

责任印制 史 帅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98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3.375 插页 2

印 数 1—6000

版 次 201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971-5

定 价 42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-65233595

文章不写半句空(代序)

王开林

一位优秀的作家,性情真诚则未必学养深厚,学养深厚则未必胸襟广阔,胸襟广阔则未必气质高华,古典精神和现代意识双剑合璧,则尤其难能可贵。“四美具,二难并”,这样的优秀作家在熙熙为名、攘攘为利的中国当代文坛,早已寥若晨星,屈指可数。我从文二十余年,有幸认识其中一位,他就是李元洛先生。李先生具足雅士之情、才子之笔、哲人之思和豪侠之气,他的文章给我们打开了现实功利之外的另一扇门,在那扇门外,是盛唐隆宋大元绝胜的人文景观。《万遍千回梦里惊——唐诗之旅》《曾是惊鸿照影来——宋词之旅》《风袖翩翩吹瘦马——元曲之旅》以及《彩笔昔曾干气象——绝句之旅》^①,四部皇皇大著,将千年的美丽、千年的雄奇、千年的忧伤、千年的苦痛和盘托出,对此谁又能视而不

① 作者注:《唐诗之旅》《宋词之旅》《元曲之旅》三书,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新版印行。

见,无动于衷?

李元洛先生独具手眼,另辟蹊径,他的散文将古典诗词与现代生活熔于一炉,将读万卷书和行万里路合为一事,给散文这种极其古老的文体注入了新鲜的生命活力,不仅能使人产生真实的感动,而且能从中获得深刻的启迪。同时,李元洛先生以“唐诗”“宋词”“元曲”作为散文创作的题材,并穷十载之功,完成上述散文的专题集,这在现当代散文史上,实乃前无他人后尚无来者的创举,值得有心的作者心摹手追,有识的论者记录在案。细细寻绎,他的散文至少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特质:

其一是身临其境的现场感。今人读古典诗词,多多少少都会感到隔膜,主要是情境上的隔膜、思想上的隔膜和文字上的隔膜。李元洛先生破此屏蔽的高招是溯流而上,去寻觅原始诗境的活水源头。他欲追蹑李白的诗踪,则必登庐山观其瀑;他欲访求杜甫的旧迹,则必赴平江谒其墓;他欲解开陆游的心结,则必入沈园勘其景;他欲领悟杜牧、徐凝的诗意,则必至扬州赏其月;他欲体验苏东坡的流放生涯,则必往海南儋州拜其庐。现场感能消除层层隔膜,在作者的强力牵引下,读者亦能身临其境,仿佛穿越了横亘千古的时空隧道,与古人做一对一的心灵交流。

其二是强烈的忧患意识。沃尔特·本雅明曾对知识分子有过一语形象的描绘:“眼镜架在鼻子上,秋天装在心里。”李元洛先生不仅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,而且对人类的命运满怀忧思,他的着眼点终归会落到现实上来。

“‘水可载舟,亦可覆舟’。地球存在极限,这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发现,如果对大自然不深怀爱慕敬畏之心,必将领受

它的报复与惩罚。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,人类如果不保护生态平衡和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,不合理利用并努力保护水资源,‘泰坦尼克’号可以成为冰海的沉船,地球这艘‘诺亚方舟’,也可能会提前全船覆没。众人本是同林鸟,大限来时各自飞。人啊人,届时你飞向何处啊?有何处可飞?”(《唐诗之旅·华夏之水 炎黄之血》)

李元洛先生具有欧洲“绿党”所具有的环保意识,他对人类诗意栖居于大地之上的愿望之强烈,可想而知。子孙不肖,难道非要将屈原吟咏过的、李白赞美过的、杜甫称叹过的、苏东坡激赏过的大好河山糟蹋得一片狼藉,开发得了无风月,才志得意满吗?作者立足于古典精神之上,其现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仿佛一柄利剑,而不是一把钝刀。

其三是视野开阔,学养深厚。李元洛先生的散文纵论古今,横议现实,无梗阻,无枯涩,无胶滞,无含混,无穷蹶,真能跨幽明之隔,通古今之邨。其主题涉及方方面面,议政则国族黎元,论史则存亡兴废,探理则曲直是非,言情则悲欢离合,谈艺则琴棋书画,赏景则雪月风花,大凡唐诗、宋词和元曲所侧重的主题,在李元洛先生的散文中都有清晰的投影。唯其视野开阔,学养深厚,旁征博引,议论风生,文章包含了海量信息,读者面对一席知识的盛宴,还怕没有好胃口和大肚量?尝一脔而知鼎味,下面的这节文字一定能使你大快朵颐:

“眼睛是灵魂的窗户,从中可以窥见人的心灵,它也可以传达人隐蔽的情意,所以眼睛的语言称为‘目语’。中国晋代的大画家顾恺之画人像,常常几年不点眼睛,他的理论是:‘四体妍蚩,本无

关于妙处,传神写照,尽在阿堵之中。’而英国小说家夏洛蒂·勃朗特在她的名著《简·爱》中也说过:‘灵魂在眼睛中有一个解释者——时常是无意的,但却是真实的解释者。’李清照的‘眼波才动被人猜’,表现的正是‘写眼睛’的艺术,使读者数百年后仍觉得纸上有人……”(《宋词之旅·巾帼之歌》)

二三百字的篇幅不算长,知识的含金量却非常大。读这样知性十足的散文,我们是不容易产生审美厌倦的。

其四是语言富有质感。美国大诗人佛罗斯特曾说:“一首完美的诗,应该是感情找到了思想,思想又找到了文字。……始于喜悦,终于智慧。”说到底,一篇好的散文也应如此,一篇与古典诗词拥抱的散文更应如此,单有饱满的激情还不行,单有深刻的思想还不够,首先它们必须附丽于卓尔不凡的文字,才能展现其神采风华。李元洛先生的作品硬语盘空,铿锵有力,以质感取胜。

“从古到今,官运亨通而文章不朽的究竟曾有几入?如果李白供奉翰林后从此青云直上,如果杜甫献三大礼赋后一朝飞升,他们后来的作品怎么能笔落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?对于一个民族,值得顶礼的不是帝王的陵寝,将相的门第,官员的高位,富豪的财宝,而是千秋盛业的文化和光照百代的文学星斗。……一千年后,和李贺同时的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富商巨贾都到哪里去了?一抔黄土,蔓草荒烟,长满霉苔的名字只能到尘封的史册中去翻寻,往日的炙手可热气焰熏天,顶多只剩下墓前零落的石人石马的冰凉冷寂。而李贺,他扩大了唐诗的疆土,成为自己的国土的无冕之王,他的洗净俗调炫奇翻新的诗

歌，至今仍活在众生的心中和代代相传的记忆里。”（《唐诗之旅·骏马的悲歌》）

“杨广当太子时，为了杨家的天下和自身的登基，还算有所作为，在扬州胡天胡地时，也并非没有自知之明，他常照镜对萧后说：‘我这颗好头颅，不知会被谁砍掉？’而好舞文弄墨的他所作的《索酒歌》，似乎也一诗成谶：‘官木阴浓燕子飞，兴衰自古漫成悲。他日迷楼成好景，宫中吐焰变红辉。’他在扬州所建的‘迷楼’，后来在兵乱中果然可怜一炬，顿成焦土，那熊熊的火焰是为他送葬的挽歌。明知会杀身亡国，但却仍然在荒淫奢侈腐败沉沦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，高度集权毫无监督腐化堕落就免不了败亡。这，也算是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’吧？”（《绝句之旅·烟花三月下扬州》）

这三段文字非常洗练，雅气之中潜藏劲气，如同引满的弓弦，让人感觉到它内在的张力。有张即有弛，幽默无疑是文学语言最佳的润滑剂，对于较为凝重的大块文章而言，它的作用尤其突出。读过“四旅”之后，细心的读者将不难发现，书中酸甜苦辣诸味的幽默一应俱全，而我最看重那含泪的笑：

“烟票可买的烟只有一种，即上海出品的‘勇士牌’，一角三分钱一包，人都饿成奄奄一息的‘病夫’了，却可以抽气冲斗牛的‘勇士’。烟云吞吐毕竟聊胜于无，不知是故作多情的自嘲，还是事有巧合的反讽？饥饿填满了每一个白天和长夜，辘辘的饥肠饿成了瘦瘦的鸡肠。”（《唐诗之旅·青海青》）

李元洛先生的散文引人入胜的妙处很多，总之不离一个“实”字，实有其才华，实有其识见，实有其风骨，实有其良知，真可谓

“文章不写半句空”。读这样的散文，你或许会忍不住由衷地赞叹：只有它们才般配得上那些千古流芳、至今余香在口的经典诗词！

我生也晚，李元洛先生长我二十八岁，平生风义兼师友，多年以来，我们切磋文字，议论古今，臧否人事，深相契合。当四部皇皇大著即将付梓之际，李先生嘱我作一短序。论文坛资历，我固然愧不敢当，论多年交谊，我则不遑多让，何况这既是李先生的厚爱，无疑也是我的光荣。

好书最能养目，也最能养心，愿读者朋友们的慧眼和慧心有福！

二〇〇四年盛夏于长沙梦泽园

二〇一三年岁末略加修订

目 录

文章不写半句空(代序)	王开林 001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

才如江海命如丝	001
---------------	-----

他的名字,像一团火,温暖了我青年时代在边塞饥寒交迫的岁月。

辋川山水	015
------------	-----

斤竹岭上,四顾苍茫。我们的阔论高谈随风而散,也没有人前来倾听和审定,因为欲知诗意如何,最权威的答案,只能且听王维的分解。

头白好归来	024
-------------	-----

自从离开四川,终其一生,李白都没有回过故乡。射出的响箭没有回到出发的弓弦,辞枝的绿叶没有回到生身的泥土,远游的大鹏没有回到振羽而起的窝巢,浩荡的东去大江没有回到它的发源之地。

随君直到夜郎西	041
---------------	-----

在梅风垭隧道的南口,有一副联语赫然入目:“从今不畏黔山险;此后何愁蜀道难。”这是写给今人的,不也是写给李

白的吗？

洛阳行053

生命之树早已过了开花的季节，生命之河已经奔流到了不舍昼夜的下游，一偿数十年的夙愿，我终于有幸拜望了我的生身之地。

六朝旧事随流水074

伫立在南京城古老的城墙之上，我问近处的石头城，石头城默然不语，我问远处的大江，大江虽滔滔东去，却仍把千秋往事说到如今。

烟花三月下扬州088

二十四桥已经隐身于历史的烟雾与疑云深处去了，无可追寻，何必追寻？值得庆幸的是，杜牧的名诗却未曾遗失一个字，至今仍流传并芬芳在众生的嘴唇，而“二十四桥”呢，至今也仍美丽在杜牧的诗里，如梦如幻在读者的心中。

南湖春夜104

水光接天，我们纵一苇之所如，高谈快论。而风吹湖上，波唇浪舌在船边说些什么呢？是在向我们叙说千年前的往事吗？

岳阳楼上对君山112

自然之美是天恩，艺术之美是人惠。我曾经徘徊在岳阳楼畔，伫立于洞庭湖边，手捧锦绣华章，面对浩茫湖水，将李白之诗与洞庭君山两相对读，读作者的诗魂，读湖山的神魄。

江南绝唱122

历史以快板与慢板交错前行，已历时千年有余的岁月，这里已再无杜甫的遗迹可寻了，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隅湘

山楚水,曾经迎候过一位伟大的走投无路的诗人,和他那满载风雨和忧患的孤舟,只有被水浸湿的地名“南湖巷”“南湖港”和“南湖路”,还可让知情者与有心人临风怀古。

钟声永恒130

虽然石近钟楼,但石头冥顽不灵,它能听见并听懂那清心警世的钟声吗?”

秋草独寻人去后137

我手抚井栏,凝望井水而怀想当年。井旁有一木桶,上系绳索。短短的绳索,能否吊得起井中沉淀了两千多年的长长岁月?清清的水镜,能否再照映当年的那位凿井之人?

晓汲清湘燃楚竹146

水湄沙渚上有二三小小的渔船,泊在那里做梦,好像还没有从唐朝醒来,柳宗元是不是在其中的一条船上呢?在朝阳岩仰天俯水,思接千载,我总不免要忽发痴想。

秋之颂155

这时,刘禹锡已属五十六岁的向老之年,生命已经进入了一般人叹老嗟卑的秋天,但他的生命之树上并没有黄叶飘零,如同一株经霜愈烈的枫树,燃烧的是熊熊的火焰,如同一只凌空而舞的白鹤,唱的是唳于九霄的排云之歌,好友白居易称之为“诗豪”,确实当之无愧。

璧玉与珍珠164

我在生命的秋日读杜牧的两首美秋之诗,就是在心灵的烛台上燃点两炷永远不灭的火焰。

浮生半日古松州171

那是一个被羌笛吹得其声远扬的名字,那是一个被蕃剑

磨得其光锃亮的名字,那是一个被大唐的旌旗拂拭得分外警醒的名字,那是一个被刀与剑、血与火淬砺得分外悲壮的名字。

千年如在觅诗魂182

环目四顾,寂寂无人,只有青山仍青着从唐代以来就青着的青色,溪涧仍溪着从唐代以来就溪着的溪声。

相逢一笑193

王安石是北斗灿灿,苏轼是河汉耿耿,他们互相辉耀而又彼此欣赏。

凌寒独自开211

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居金陵,这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,犹如一面不肯倒下的逆风的旗,一轮不免凄然却分外壮美的落日。

兹游奇绝冠平生224

时间虽然已经是二十一世纪,但由桃榔庵至东坡书院,一路上见到的多是头裹花巾的黎族妇女,吱呀作响悠然怀古的牛车,坐在牛背上口吹葱叶的牧童,仿佛是苏轼海南诗卷中一帧帧并未过时的插图。

“八咏楼”之歌240

先天的禀赋与后天的熏陶,少女时代的李清照的诗才就像春天的早霞,清新明丽在东方始明的天边了。

天日昭昭253

早在孩提时代,岳飞的英名就像一记洪钟,敲响在我混沌初开的心头了,这钟声至今也未消歇。

沈园悲歌265

我在柳岸池旁久久地徘徊寻觅,绿柳丹枫今日仍在临水自鉴,但不论是在岸上或是在水中,却再也看不到唐琬翩若惊鸿的身影,只有陆游的歌声不绝如缕,穿过八百年的悠悠岁月隐隐传来,将我的心弦弹响并敲痛。

咫尺应须论万里277

在他的“万花川谷”里,他的诗是永远开不败的花朵,时至今日,我们都还可以一亲花苞上那晶莹的露珠,那鲜艳的色彩与浓郁的清香。

书院清池296

似一匹软缎的清池,水面上本来绿得一无所有,但池的对称两角,却有两丛夏荷绣出几枚青钱数枝碧玉和几盏红莲花。

武夷山水记301

武夷山匆匆一日,半日分给了青山,半日分给了碧水。山水已经亿万斯年了,它们以逸待劳,而人生不满百年,劳生草草,我还能旧地重来吗?

国家不幸诗家幸310

有谁,能从历史的帘幕深深深几许中走出来,告诉我们元好问曾经寄居和创作在哪里呢?在登封市郊的宾馆里,在宾馆会议室的散文创作研讨会上,我常常凝望窗外峻极于天的嵩山,追想元好问的遗踪往事,默诵他的诗篇。遗踪不在,诗仍在而且长在。

一代才人的悲歌318

张继的钟声依然从唐朝穿山渡水而来,将我的心弦敲叩,三百多年前金圣叹的魂魄,却不知流落何方。

盛世悲音331

墓地别无它物,只有野花萋萋,荒草离离。冰冷的墓碑
凄凉了我的望眼,而墓中人那不朽的诗句啊,却永远燃烧在
我的心间。

剑气与箫声350

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与文学家,横空出世在历史的晨昏线
上,站在送旧迎新的新旧时代之交,回眸以往,“才”无旁贷地充
当了中国古代诗人才华横溢的殿军,书写了中国古代诗史辉煌
的最后一页;瞻望未来,“责”无他让地担当了近代思想启蒙者
的先锋,预言了虽然朦胧却已遥遥在望的新世纪的曙光。

千秋不死的英魂毅魄369

他愤世嫉俗,也笃于友谊;他忧国忧民,也友于兄弟;他
感时伤世而常常金刚怒目,但也情深一往而不时菩萨低眉。

巾帼英豪386

在世纪之交大动荡大变革以铁与血为二原色的宏伟背景
上,鉴湖女侠横空出世,如平地一声永不消逝的沉雷,如出鞘
的一支永不生锈的宝剑,如浩渺天穹一颗永不暗淡的星辰。

时间之歌397

青春时代仿佛如同昨日,转瞬之间我已到了向老之年。
一生与文字结缘的我,在夕阳西下之中,将古代那些与时间
有关的诗作一一重温。

后记412

才如江海命如丝

一

天才诗人王昌龄是京兆长安人，其郡望有山东琅玕与河东太原二说，歌唱在距今已千有余年的盛唐。我的籍贯却是湖南长沙，生活于当代，只能引颈遥望他的背影。不能和他携手同行，杯酒言欢并言诗了，然而，一提到他的名字，除了敬慕与哀怜，我还感到分外亲近。

他的名字，像一团火，温暖了我青年时代在边塞饥寒交迫的岁月。犹记六十年代伊始，我大学毕业后从京城远放君不见之青海头，故乡与亲人在南方，风雪与寂寞在塞外。身在边塞心忆江南，于天寒地冻之中想念那潇湘水云，洞庭渔唱。难以忍受的饥饿与怀乡，填满了度日如年的每一个日子。这时，王昌龄的边塞诗不时从唐朝远来，敲叩我的门扉与心扉，邀我一道去巡边跃马，高歌豪唱。“荷叶罗裙一色裁，芙蓉向脸两边开。乱入池中看不见，闻歌始觉有人来。”他的清新旖旎的《采莲曲》呢，也温馨了我

这个南方人的梦境。我曾写有一篇题为《巧思与创新》的读诗札记,发表于六十年代之初的《四川文学》,编辑是一面不识直到“文革”结束后才有缘万人丛中一握手的陈朝红兄。那虽非我的处女之篇,却也是我年方弱冠的少作,我当时和王昌龄在诗中隔千载时空而促膝交谈的情景,文章刊出后的欢欣鼓舞之情,以及陡然而增的与逆境抗争的力量,数十年后蓦然回首,还恍如昨日。

早在少年时代,我就从《唐诗三百首》中初识王昌龄的大名了。“闺中少妇不知愁,春日凝妆上翠楼。忽见陌头杨柳色,悔教夫婿觅封侯。”(《闺怨》)那闺中少妇的幽怨,也曾造访过我懵懵懂懂不识愁滋味的少年之心。很早也读到过王昌龄、王之涣与高适“旗亭画壁”的故事。当年在长安的酒楼,一群梨园弟子和女伎聚会时演唱歌曲。唐代的绝句是可以入乐歌唱的,不像现在的某些新诗,不要说被之管弦引吭而歌了,就是读起来也诘屈聱牙,毫无节律与音韵之美,等而下之的更如一塌糊涂的泥潭,还自以为妙不可言玄不可测。当时三位诗人互赌胜负,看谁的作品演唱的频率最高,结果王昌龄被唱次数最多。伶人们知道作者在场,喜出望外,便请他们“俯就筵席”而“饮醉竟日”。这一诗酒风流的文坛佳话,最早由中唐的薛用弱记载于《集异记》,然后在文人的笔下众生的唇间不断再版。少年的我也不禁异想天开:如果我其时也躬逢其盛,不仅可以像现在年少的“追星族”(他们追的多是歌星、影星与球星),一饱瞻仰星斗级名诗人的眼福,也可一饱诗与音乐结成美好姻缘的耳福,而且还可请他们签名或题词留念,假若保存至今,那岂不是顶级珍贵文物而价值连城吗?

及至年岁已长后和王昌龄相近相亲,才知道他是盛唐诗坛有